

## 第四十八回

###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

诗曰：

虎噬狼吞满四方，三庄人马势无双。  
天王绰号惟晁盖，时雨高名羨宋江。  
可笑金睛王矮虎，翻输红粉扈三娘。  
他年同聚梁山泊，女辈英华独擅场。

话说当下宋江在马上看时，四下里都有埋伏军马，且叫小喽啰只往大路杀将去。只听得五军屯塞住了，众人都叫苦起来。宋江问道：“怎么叫苦？”众军都道：“前面都是盘陀路，走了一遭，又转到这里。”宋江道：“教军马望火把亮处有房屋人家取路出去。”又走不多时，只见前军又发起喊来，叫道：“才能望火把亮处取路，又有苦竹签、铁蒺藜，遍地撒满，鹿角都塞了路口！”宋江道：“莫非天丧我也！”

正在慌急之际，只听得左军中间，穆弘队里闹动，报来说道：“石秀来了！”宋江看时，见石秀捻着口刀，奔到马前道：“哥哥休慌，兄弟已知路了。暗传下将令，叫五军只看有白杨树便转弯走去，不要管他路阔路狭。”宋江催趲人马，只看有白杨树便转弯出去。约走过五六里路，只见前面人马越添得多了。宋江疑惑，便唤石秀问道：“兄弟，怎么前面贼兵众广？”石秀道：“他有烛灯为号，且看独灯便走。”花荣在马上看见，把手指与宋江道：“哥哥，你看见那树影里这碗烛灯么？只看我等投东，他便把那烛灯望东扯；若是我们投西，他便把那烛灯望西扯。只那些儿想来便是号令。”宋江道：“怎地奈何得他那碗灯？”花荣道：“有何难哉！”便拈弓搭箭，纵马向前，望着影中只一箭，不端不正，恰好把那碗红灯射将下来。四下里埋伏军兵，不见了那碗红灯，便都自乱撞起来。宋江叫石秀引路，且杀出村口去。只听得前面喊声连天，一带火把纵横撩乱。宋江教前军扎住，且使石秀领路去探。不多时，回来报道：“是山寨中第二拨军马到了接应，杀散伏兵。”宋江听罢，进兵夹攻，夺路奔出村口。祝家庄人马四散去了。

会合着林冲、秦明等，众人军马同在村口驻扎。却好天明，去高阜处下了寨栅，整点人马，数内不见了镇三山黄信。宋江大惊，询问缘故。有昨夜跟去的军人见的来说道：“黄头领听着哥哥将令，前去探路，不提防芦苇丛中舒出两把挠钩，拖翻马脚，被五七个人活捉去了，救护不得。”宋江听罢大怒，要杀随行军汉，“如何不早报来？”林冲、花荣劝住宋江。众人纳闷道：“庄又不曾打得，倒折了两个兄弟，似此怎生奈何？”杨雄道：“此间有三个村坊结并。所有东村李大官人，前日已被祝彪那厮射了一箭，现今在庄上养病。哥哥何不去与他计议？”宋江道：“我正忘了他。他便知本处地理虚实。”吩咐教取一对段匹羊酒，选一骑好马并鞍辔，亲自上门去求见，便教林冲、秦明权守栅寨。宋江带同花荣、杨雄、石秀，上了马，随行三百马军，取路投李家庄来。

到得庄前，早见门楼紧闭，吊桥高拽起了，墙里摆着许多庄兵人马。门楼上早擂起鼓来。宋江在马上叫道：“俺是梁山泊义士宋江，特来谒见大官人，别无他意，休要提备。”庄门上杜兴看见有杨雄、石秀在彼，慌忙开了庄门，放只小船过来，与宋江声喏。宋江连忙下马来答礼。杨雄、石秀近前禀道：“这位兄弟便是引小弟两个投李大官人的，唤做鬼脸儿杜兴。”宋江道：“原来是杜主管。相烦足下对李大官人说：俺梁山泊宋江久闻大官人大名，无缘不曾拜会。今因祝家庄要和俺们做对头，经过此间，特献采段、名马、羊酒薄礼，只求一见，别无他意。”

杜兴领了言语，再渡过庄来，直到厅前。李应带伤披被坐在床上，杜兴把宋江要求见的言语说了。李应道：“他是梁山泊造反的人，我如何与他厮见？无私有意。你可回他话道，只说我卧病在床，动止不得，难以相见，改日却得拜会。礼物重蒙所赐，不敢祇受。”

三祝英雄不可干，便将羊酒事高谈。

李应倨傲情辞伪，紧闭重门不放参。

杜兴再渡过来见宋江，禀道：“俺东人再三拜上头领：本欲亲身迎迓，奈缘中伤，患躯在床不能相见，容日专当拜会。重蒙所赐厚礼，并不敢受。”宋江道：“我知你东人的意了。我因打祝家庄失利，欲求相见则个，他恐祝家庄见怪，不肯出来相见。”杜兴道：“非是如此，委实患病。小人虽是中山人氏，到此多年了，颇知此间虚实事情：中间是祝家庄，东是俺李家庄，西是扈家庄。这三村庄上誓愿结生死之交，有事互相救应。今番恶

了俺东人，自不去救应，只恐西村扈家庄上要来相助。他庄上别的不打紧，只有一个女将，唤做一丈青扈三娘，使两口日月刀，好生了得。却是祝家庄第三子祝彪定为妻室，早晚要娶。若是将军要打祝家庄时，不须提备东边，只要紧防西路。祝家庄上前后有两座庄门，一座在独龙冈前，一座在独龙冈后。若打前门，却不济事；须是两面夹攻，方可得破。前门打紧，路杂难认，一遭都是盘陀路径，阔狭不等。但有白杨树，便可转弯，方是活路；如无此树，便是死路。”石秀道：“他如今都把白杨树木砍伐去了，将何为记？”杜兴道：“虽然砍伐了树，如何起得根尽？也须有树根在彼。只宜白日进兵去攻打，黑夜不可进去。”

宋江听罢，谢了杜兴，一行人马却回寨里来。林冲等接着，都到大寨里坐下。宋江把李应不肯相见并杜兴说的话对众头领说了。李逵便插口道：“好意送礼与他，那厮不肯出来迎接哥哥，我自引三百人去，打开鸟庄，脑揪这厮出来拜见哥哥！”宋江道：“兄弟，你不省得，他是富贵良民，惧怕官府，如何造次肯与我们相见？”李逵笑道：“那厮想是个小孩子，怕见人的。”众人一齐都笑起来。宋江道：“虽然如此说，两个兄弟陷了，不知性命存亡。你众兄弟可竭力向前，跟我再去攻打祝家庄。”众人都起身说道：“哥哥将令，谁敢不听？不知教谁前去？”黑旋风李逵说道：“你们怕小孩子，我便前去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做先锋不利。今番用你不着。”李逵低了头忍气。宋江便点马麟、邓飞、欧鹏、王矮虎四个，“跟我亲自做先锋去。”第二点戴宗、秦明、杨雄、石秀、李俊、张横、张顺、白胜，“准备下水路用人。”第三点林冲、花荣、穆弘、李逵，“分作两路，策应众军”。标拨已定，都饱食了，披挂上马。

且说宋江亲自要去做先锋，攻打头阵。前面打着一面大红“帅”字旗，引着四个头领、一百五十骑马军、一千步军，直杀奔祝家庄来。于路着人探路，直到独龙冈前。宋江勒马看那祝家庄时，果然雄壮。古人有篇诗赞，便见祝家庄气象。但见：

独龙山前独龙冈，独龙冈上祝家庄。  
绕冈一带长流水，周遭环匝皆垂杨。  
墙内森森罗剑戟，门前密密排刀枪。  
飘扬旗帜惊鸟雀，纷纭矛盾生光芒。  
强弩硬弓当要路，灰瓶炮石护垣墙。

对敌尽皆雄壮士，当锋多是少年郎。  
 祝龙出阵真难敌，祝虎交锋莫可当。  
 更有祝彪多武艺，咤叱喑鸣比霸王。  
 朝奉祝公谋略广，金银罗绮有千箱。  
 樽酒常时延好客，山林镇日会豪强。  
 久共三村盟誓约，扫清强寇保村坊。  
 白旗一对门前立，上面明书字两行：  
 填平水泊擒晁盖，踏破梁山捉宋江。

当下宋江在马上看了祝家庄那两面旗，心中大怒，设誓道：“我若打不得祝家庄，永不回梁山泊！”众头领看了，一齐都怒起来。宋江听得后面人马都到了，留下第二拨头领攻打前门，宋江自引了前部人马转过独龙冈后面来。看祝家庄时，后面都是铜墙铁壁，把得严整。正看之间，只见直西一彪军马，呐着喊从后杀来。宋江留下马麟、邓飞把住祝家庄后门，自带了欧鹏、王矮虎，分一半人马前来迎接。山坡下来军约有二三十骑马军，当中簇拥着一员女将。怎生结束，但见：

雾鬓云鬟娇女将，凤头鞋宝钿斜踏。黄金坚甲衬红纱，狮蛮带柳腰端跨。霜刀把雄兵乱砍，玉纤手将猛将生拿。天然美貌海棠花，一丈青当先出马。

那来军正是扈家庄女将一丈青扈三娘。一骑青鬃马上，抡两口日月双刀，引着三五百庄客，前来祝家庄策应。宋江道：“刚说扈家庄有这个女将好生了得，想来正是此人。谁敢与他迎敌？”说犹未了，只见这王矮虎是个好色之徒，听得说是个女将，指望一合便捉得过来。当时喊了一声，骖马向前，挺手中枪，便出迎敌一丈青。两军呐喊。那扈三娘拍马舞刀来战王矮虎。一个双刀的熟嫖，一个单枪的出众，两个斗敌十数合之上，宋江在马上看时，见王矮虎枪法架隔不住。原来王矮虎初见一丈青，恨不得便捉过来，谁想斗过十合之上，看看的手颤脚麻，枪法便都乱了。不是两个性命相扑时，王矮虎却要傲光起来。那一丈青是个乖觉的人，心中道：“这厮无理！”便将两把双刀直上直下砍将人来。这王矮虎如何敌得过？拨回马却待要走，被一丈青纵马赶上，把右手刀挂了，轻舒猿臂，将王矮虎提离雕鞍，活捉去了。众庄客齐上，把王矮虎横拖倒拽捉了去。

欧鹏见折了王英，便提起刀来救。一丈青纵马持刀，接着欧鹏，两个

便斗。原来欧鹏祖是军班子弟出身,使得好大滚刀。宋江看了,暗暗的喝采。怎的一个欧鹏刀法精熟,也讨不得那女将半点便宜。邓飞在远远处看见捉了王矮虎,欧鹏又战那女将不下,跑着马,提了铁枪,大发喊赶将来。祝家庄上已看多时,诚恐一丈青有失,慌忙放下吊桥,开了庄门,祝龙亲自引了三百余人,骤马提枪来捉宋江。马麟看见,一骑马使起双刀,来迎住祝龙厮杀。邓飞恐宋江有失,不离左右,看他两边厮杀,喊声迭起。宋江见马麟斗祝龙不过,欧鹏斗一丈青不下,正慌哩,只见一彪军马从刺斜里杀将来。宋江看时大喜——却是霹雳火秦明,听得庄后厮杀,前来救应。宋江大叫:“秦统制,你可替马麟!”秦明是个急性的人,更兼祝家庄捉了他徒弟黄信,正没好气,拍马飞起狼牙棍便来直取祝龙。祝龙也挺枪来敌秦明。马麟引了人却夺王矮虎。那一丈青看见了马麟来夺人,便撇了欧鹏,却来接住马麟厮杀。两个都会使双刀,马上相迎着,正如这风飘玉屑,雪撒琼花。宋江看得眼也花了。

这边秦明和祝龙斗到十合之上,祝龙如何敌得秦明过?庄门里面,那教师栾廷玉带了铁锤,上马挺枪,杀将出来。欧鹏便来迎住栾廷玉厮杀。栾廷玉也不来交马,带住枪时,刺斜里便走。欧鹏赶将去,被栾廷玉一飞锤正打着,翻筋斗撇下马去。邓飞大叫:“孩儿们救人!”上马飞着铁枪径奔栾廷玉。宋江急唤小喽啰救得欧鹏上马。那祝龙当敌秦明不住,拍马便走。栾廷玉也撇了邓飞,却来战秦明。两个斗了一二十合,不分胜败。栾廷玉卖个破绽,落荒便走,秦明舞棍径赶将去。栾廷玉便望荒草之中跑马入去,秦明不知是计,也追人去。原来祝家庄那等去处都有人埋伏,见秦明马到,拽起绊马索来,连人和马都绊翻了,发声喊,捉住了秦明。邓飞见秦明坠马,慌忙来救,急见绊马索拽,却待回身,两下里叫声:“着!”挠钩似乱麻一般搭来,就马上活捉了去。宋江看见,只叫得苦。止救得欧鹏上马。

马麟撇了一丈青,急奔来保护宋江望南而走。背后栾廷玉、祝龙、一丈青分投赶将来。看看没路,正待受缚,只见正南上一个好汉飞马而来,背后随从约有五百人马。宋江看时,乃是没遮拦穆弘。东南上也有三百余人,两个好汉飞奔前来,一个是病关索杨雄,一个是拚命三郎石秀。东北上又一个好汉,高声大叫:“留下人着!”宋江看时,乃是小李广花荣。三路人马一齐都到,宋江心下大喜,一发并力来战栾廷玉、祝龙。庄上望

见，恐怕两个吃亏，且教祝虎守把住庄门，小郎君祝彪骑一匹劣马，使一条长枪，自引五百余人马从庄后杀将出来，一齐混战。庄前李俊、张横、张顺下水过来，被庄上乱箭射来，不能下手。戴宗、白胜只在对岸呐喊。宋江见天色晚了，急叫马麟先保护欧鹏出村口去。宋江又叫小喽啰筛锣，聚拢众好汉，且战且走。宋江自拍马到处寻了看，只恐弟兄们迷了路。

正行之间，只见一丈青飞马回来，宋江措手不及，便拍马望东而走，背后一丈青紧追着，八个马蹄翻盏撒钹相似，赶投深村处来。一丈青正赶上宋江，待要下手，只听得山坡上有人大叫道：“那鸟婆娘赶我哥哥那里去！”宋江看时，却是黑旋风李逵，抡两把板斧，引着七八十个小喽啰，大踏步赶将来。一丈青便勒转马，望这树林边去，宋江也勒住马。看时，只见树林边转出十数骑马军来，当先簇拥着一个壮士。怎生结束？但见：

嵌宝头盔稳戴，磨银铠甲重披。素罗袍上绣花枝，狮蛮带琼瑶密砌。丈八蛇矛紧挺，霜花骏马频嘶。满山都唤小张飞，豹子头林冲便是。

那来军正是豹子头林冲。在马上大喝道：“兀那婆娘走那里去？”一丈青飞刀纵马，直奔林冲，林冲挺丈八蛇矛迎敌。两个斗不到十合，林冲卖个破绽，放一丈青两口刀砍入来。林冲把蛇矛逼个住，两口刀逼斜了，赶拢去，轻舒猿臂，款扭狼腰，把一丈青只一拽，活挟过马来。宋江看见，喝声采，不知高低。林冲叫军士绑了，骤马向前道：“不曾伤犯了哥哥？”宋江道：“不曾伤着。”便叫李逵：“快走！村中接应众好汉，且教来村口商议。天色已晚，不可恋战。”黑旋风领本部人马去了。林冲保护宋江，押着一丈青在马上，取路出村口来。

当晚众头领不得便宜，急急都赶出村口来。祝家庄人马，也收回庄上去了。满村中杀死的人，不计其数。祝龙叫：“把捉到的人，都将来陷车囚了，一发拿了宋江，却解上东京去请功。”扈家庄已把王矮虎解送到祝家庄去了。

且说宋江收回大队人马，到村口下了寨栅。先教将一丈青过来，唤二十个老成的小喽啰，着四个头目骑四匹快马，把一丈青拴了双手，也骑一匹马，“连夜与我送上梁山泊去，交与我父亲宋太公收管，便来回话。待我回山寨，自有发落。”众头领都只道宋江自要这个女子，尽皆小心送去。就把一辆车儿叫欧鹏上山去将息。一行人人都领了将令，连夜去了。宋江

其夜在帐中纳闷，一夜不睡，坐而待旦。

次日，只见探事人报来说：“军师吴学究，引将三阮头领并吕方、郭盛，带五百人马到来。”宋江听了，出寨迎接了军师吴用，到中军帐里坐下。吴学究带将酒食来与宋江把盏贺喜，一面犒赏三军众将。吴用道：“山寨里头领多听得哥哥先次进兵不利，特地使将吴用并五个头领来助战。不知近日胜败如何？”宋江道：“一言难尽！叵耐祝家那厮，他庄门上立两面白旗，写道：‘填平水泊擒晁盖，踏破梁山捉宋江。’这厮无礼！先一遭进兵攻打，因为失其地利，折了杨林、黄信，夜来进兵，又被一丈青捉了王矮虎，栾廷玉锤打伤了欧鹏，绊马索拖翻捉了秦明、邓飞。如此失利，若不得林教头活捉得一丈青时，折尽锐气。今来似此，如之奈何？若是宋江打不得祝家庄破，救不出这几个兄弟来，情愿自死于此地，也无面目回去见得晁盖哥哥！”吴学究笑道：“这个祝家庄也是合当天败，却好有这个机会。吴用想来，事在旦夕可破。”宋江听罢大惊，连忙问道：“军师神机妙策，人不敢及。请问先生，这祝家庄如何旦夕可破？机会自何而来？”

吴学究笑着，不慌不忙，叠两个指头，说出这个机会来，有分教：祝家庄上，杀数百个壮汉村夫；梁山泊中，添八九个英雄好汉。正是：

空中伸下拿云手，救出天罗地网人。

毕竟军师吴用对宋江说出甚么机会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